





如梓木子廉



計木子廉者會苑也物等理

前所未發而編名為傑者屯氏

者發首然快未伸之志有所激而無所歸

若將終身計木則腐焉者也視古達後逸

本立言著書擅一書已聞厥異並之仰哉

送此困窮排鬱中成出故專門觀聽器聲



於見放所不免而涼離秦蜀荆棘諸適間  
夏思憤發威而精通詩言所以爲聖之接  
并下子以非罪逮獄洩懼御不得已之情  
而西盡蒐羅心所不及言之旨詞出齊本  
意達有見學博而義精曷深而言切蓋州  
出蕙蘭亦之采在盧時異世見之善立未  
有不相爲學學其天材崇焉慕焉若夫豈臆

鑿靡據泛濫共歸自成雋之首戎止亡果  
於州木同腐者倫哉雋凡篇各八卷有卯  
余說其膾炙如天下之口有相信者則必

於見放所不免而涼離秦蜀荆棘諸適間  
夏思憤發威而精通詩言所以爲聖之接  
并下子以非罪逮獄洩懼御不得已之情



賜雉車笈巡撫宣大監察御史漆濱廖首  
顯惠潛父雲東行臺識

管子目錄

卷之一

管窺篇

觀物篇

卷之二

原道篇

鈞玄篇

卷之三

克謹篇



雜制篇

卷之四

談數篇

雜俎篇

草木子目錄

草木子卷之一



括蒼龍泉葉子奇世傑著

管窺篇

天始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  
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  
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  
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  
五行既具迺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  
洪範五行之生成以微著爲漸次蓋以數言之也水火



氣也故微木金形也故著四行莫不付土以生成焉  
其質最大故居后蓋土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南北二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  
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帶也南極瓜之潰花處也  
赤道瓜之腰圍也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赤道爲天之腰圍正當天之闊也黃道自是日行之道  
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

天度本無廣少之分由渾法分天而有斜長之處始分  
廣少

天如勁風旋轉局大塊於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則愈  
高愈清愈勁愈光明而無窮矣或人見天裂處見其  
霞光閃爍於此足以知之矣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迺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處  
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濟水皆東流也其西面  
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  
廣水皆南趨也北卽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  
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  
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爲極南之境矣以此觀之地



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必皆會同於四海

天以氣言故無窮地以形言故有盡

天陽宗故日最盛是以日常員而月則缺也地陰宗故水最盛是以水常滿而火則伏也

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伸主聚屈主散此二者所以生萬物死萬物之大端也

包含徧覆無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地地載萬物

天南爲陽北爲陰地北爲陽南爲陰對待之理也山以南爲陽北爲陰水以北爲陽南爲陰亦對待之理也天動而無靜亘古亘今無息也地靜而無動亦亘古亘今無息也此天地之道所以爲物不貳也及其生物益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故不測焉

空卽天也自地而上無非空也卽天也地間亦有動時亦氣動之耳

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康節之言盡之矣

天道不以理言則歸於幻妄耳



天之生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而世之善雕刻者莫能及此其所以為妙也

天地得其位則萬物莫不循其常也一或有失則為災為妖為亂矣

天裂時火先現陽精之極也地裂時泉水溢陰精之盛也

天為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為陰統故水土在下

地為陰故火隱而不現擊石有火至剛而后生也兩木相摩則火至動而后生也剛動皆陽也

有形無聲木石也有聲無形雷霆也有形有聲人物也無形無聲鬼神也

冬屬水而一陽已生於冬夏屬火而一陰已生於夏此水火之所互根也春木秋金而非陰陽始生之月此金木之所以不互根也

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

素問樞式曰水自西而東流也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亦一說也

水生於北方陰位而陽已生火生於南方陽位而陰已



形故水火互根也木生於陽方陽時金生於陰方陰時而陰陽無所生故金木不互根也

火日外光照影在外金水內明照影在內陽施而陰受之理也月亦受光於日而含內影而照物亦影在外者光盛於金水也

火陽根陰離中虛也水陰根陽坎中滿也於卦象亦可見也

火外明而內暗根陰也水外暗而內明根陽也二物之象亦可見也

聖人作八卦以之配五行水火純乎氣者也而無所雜故各以坎離一卦配金木土有陰陽剛柔之質故各以二卦配之乾剛金兌柔金震陽木巽陰木艮高土坤卑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日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理也

又日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切料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燄之上必有黑暈觀之



燈燭可見星家謂之闕虛想卽此也受光則稍偏受  
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其分數皆同日食時辰少天下  
見之其分數皆不同由日食月以精其所虧之分其  
明全盡所以天下皆同也月食日以形其虧之分正  
當其下則分數同及側遠望之則分數或少或多所  
以天下多不同也日之食月闕虛之精大故食時辰  
多月之食日其形小故食時辰少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  
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  
食則爲其常彼日而食于何不滅卽取此義

列宿所以定經天之體七曜所以布四時之政

彗字之生在東則西指在西則東指由其從日生也此  
其常又有東西偏掃者又其變也

太白史或書晝見或書經天蓋巳時當丙位則爲經天  
以其當君禍尤大也其餘方位則止書晝見也

康節邵子曰天晝夜常見日見于晝月見于夜而半不  
見星半見而半不見尊卑之等也天爲父日爲子是



以天左旋而日右行也日爲夫月爲婦是以日東生而月西出也可謂因象而及理矣

列星之爲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變而占焉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節言土石而不言木金蓋木乃土之華金乃石之精也是知康節皆以體數言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吹噴噓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風露能生物亦能殺物順陰陽之氣也

風陽也故其氣清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昏濁而可見

邵子推兩風露雷而分水火土石曰水雨霖火雨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温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霧黑火霧赤土霧黃石霧白水雷靈火雷熾土雷連石雷

震

五星在天高則景小低則景大素問云然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日在地上時多故地熱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時少故地寒而井水溫也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當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落時見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也

日初出時見日大宜當熱而尚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天時見日小宜寒涼而反漸暖漸熱者陽積盛而陰已消也申未熱愈於午者陽尤積盛故也

廣海冬熱由冬日南行正當戴日之下故熱朔北夏寒夏日雖北行朔北直當陰山之背處日光斜及故寒由此觀之南北寒熱亦由於日也

日爲衆陽之宗故其暖熱之氣皆出乎日也涼寒則日氣之不及處爾日漸長故暖日極長則熱矣日漸短故涼日極短則寒矣暖則陽氣之盛也而極則斯熱涼則陰氣之盛也而極則斯寒

陰脅陽而爲電沴氣也陰凝而未盡勝陽則爲霰正氣也是以春秋書電而不書霰以人事驗之沸湯以器密盛之沈於寒泉則冰此電之理雪積而日炙之先



必為後此霰之理也

康節云世有溫泉而無涼火蓋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此說固然乃常理也然北方蕭山亦有涼火也山川之氣積為列星光芒輝煥精之盛也精耗神竭於是乎有隕星

星自天橫飛而過則為流自下復上則為奔自上而下則為隕

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脉絕也山崩地脉絕也當其所主之地則為災海水不潮亦水脉絕也

海潮天理之喘息也天有晝夜故潮有朝夕隨月進退從其類也

晝長則多熱晝短則多寒寒熱進退皆由於日也月滿則潮盛月虧則潮衰潮汐進退皆由於月也

嶺外錄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修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世間特一陽氣之周流爾陽氣不及之處則為陰觀之



始復之理可見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三六而右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二十八宿萬古不移所以定天之體而分十二宮也日一月而徧一宮月一月而徧十三宮而復追及於日而成一月也

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而遲疾不由日而由天也五星却因日而有遲留伏逆

日與天會為歲月與日會為月日行地盤一位為時至於刻乃曆家自細分之耳每時刻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也刻分初正由子十中分天運蓋子初四刻猶屬本日正四刻始作明日筭也由銅漏刻之於籤故有刻之名也

歲日與天會法也月日與月會法也日日與度會法也時日與辰會法也故時有十二日有三十月有十二歲有三百六十



晦朔弦望皆因於日也。晦月與日會全無光也。朔會而復蘇也。弦有上下相去四分天之一也。望則相對相去四分天之二也。

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五日，每歲一十五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日，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四各為三百六十也。

氣盈於三百六十五朔，虛於三百五十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而特餘三時，爾是為一章也。七十六年為二部，凡為四章，四三十一十二令三時復得之數

全日一關十二時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部該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關為三時，以九百四十關

為一日，是以合四章而為一部，故四三十一十二而朔亦無餘分也。

歲日與天會之法也。以節氣為定年月與日會之法也。以朔望為定故年必以元旦歲則有后先也。交於立

春

時有春夏秋冬風有東西南北是亦風氣一周而成一



歲也然恒風不應而有休廢之氣是則時政之失而廢天常也於是而有風角之占焉

歲差法見天道自古及今日漸不同也曆家但拘常而推所以誤焉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元曆得之矣

草木子卷之一

草木子卷之一

觀物篇

天生萬物有色聲香味使無目耳鼻口以收攝之則天地之工或幾於熄矣故色爲之目聲爲之耳香爲之鼻味爲之口此天人之所以交也人則得其正者也物則偏焉此其所以靈於萬物也如蠅攻臭穢鴟鴞嗜鼠麋鹿食薦蚶蛆甘帶數者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於義理則惟心可以通之人則可以貫全體物則局於一偏也



物之偏者如蜂蟻君臣虎狼父子雌鳩有別豺獾報本  
是也然人稟其氣之濁且塞者則亦有偏者也惟聖  
賢則全

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精之榮以鬚  
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  
骨肉三者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手陽也故指長足陰也故指短上陽下陰人也猿猴四  
手皆陽也故輕捷而在上猪狗四足皆陰也故奔突  
而在下

邵子曰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統於唇

人陽物之靈也故能化火龍陰物之靈也故能化水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  
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  
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善乎素問之言曰出  
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  
不升降器有大小數有遠近蓋謂此也

動物本諸天而體則溫植物本諸地而體則冷陰陽之  
謂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化氣止則化滅亦指動植之物而言之啓玄子皆以爲人血氣之變殊失其旨矣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大抵草木之性情不知禽獸之性情禽獸之性情不知人之性情

大抵人則文麗而艷禽則雄綵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此造物爲之制也歟

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物有貴賤乎曰有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

貴於卵生也卵而陸生目能開閉卵而濕生者則不能矣是陸又貴於濕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化而成其爲物益微矣是濕又貴於化生也此動物有此四種之異也曰植物亦以此而推之可乎曰可也夫草木可種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亦有四種之異也雖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不可勝窮也不分而異不覓乎四者之異欲合而同須究其一原之同此學者所當思也



鱗虫皆卵生也。獨海鯨胎生，故其爲魚也最巨。

佛氏以胎卵濕化四者窮推萬類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六者窮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鵲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若有想是爲蚕，爲蛾時也；若無想是爲蛹，爲蟻時也。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手恍惚眇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故不寐。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爾，又其微也。蛤蚌則無目也，益未矣。

虫魚之子與草木之子，一生卽千百者，以其爲物至微至賤也。

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有死，其神之傳，初未嘗死也。傳花接葉，當接傳之上，則爲是花，是葉，當接傳之下，或有斷折及其芽蘖再出，則爲元花元葉。此見造物之主宰處。



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謂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滅諸用也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有

香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右前有香霖閣每花或

二十餘葉香氣濃郁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

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為火

浣布而大南鷄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

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

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

鐵泡鎚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背至硬是金鐵中

亦有虫也

邵康節云魚水族也虫風族也故虫皆由風化尋常榛

栗之類外殼完固而虫已長於腹中豈是外物遺種

當由風化使然

江之水族如揚子大江族類各有所限江鱉至潯陽則



少鱗魚至鴨欄磯則少麴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始有之其理猶鸛鶴不踰濟絡踰淮而死當由地氣使然

世間小虫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辯而手足頭目動靜食息無不皆具此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

喘蟻之虫多蟻生也翅蛸之物多水蟲生也

無風族也魚水族也介虫石之族也是以螺螭多附於石從其類也

甲虫木之族也螢腐草生也車羊腐木生也皆食於草木而附於草木亦從其類也

林栖之羽似葉草宿之毛似草亦從其類也

蝸蟻蚯蚓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

礮石蚕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氣感各異也

鱗虫有蟄龍蛇是也羽虫有蟄鶯燕是也毛虫有蟄黃鼠是也介虫有蟄龜鱉是也夫蟄物又造物減其半功也故其用不能全

石決明海中大螺也生於南海崖石之上海人泗水取



之乘其不知用手一撈則得苟其覺知雖用斧鑿亦不脫矣

南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月則否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幹

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馬蹄圓為陽牛蹄拆為陰馬之臥也起則自前足牛之

臥也起則自後足

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鼻雖有鼻而息以耳

邵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猶形之於影也巨於陸者

水中必細細於陸者水中必巨今試推世之魚飛鳥類

也鳥翼長魚鬣短鳥尾長魚尾短龍蝦蚌類也螭蚺

蛛類也蝦蚕類也石虱虱類也石蚕蚕類也龜鱉甲

虫類也螺蚌胎生類也鼃蟻走類也蛙龜倮虫類也

言必有海人嘗聞海賈云南海時有海人出形如僧

入頗小登舟而坐至則戒舟人寂然不動少頃復沉

水否則大風翻舟又大金時有龍見燕京舊塘灑手

托一嬰兒如少年中官狀紅袍玉帶略無畏怖之容



經三時始沒由此觀之水亦有人類也但幽明相隔不可相知耳觀濕太真牛渚燃犀事理亦可見

齊有孟子嘗使明視者針而得之其大不能以半粟也  
詳細察之有驚然有足織然有背隆然善止善行  
且縱且橫骨切計其爲虫也人之膚革完全也必非  
外物能遺之種因人氣血之不和乃化而生焉及其  
既生也能好也能畏也能就也能避也能饑也能飽  
也能動也能靜也能佚也能勞也能吸也能噓也八  
竅之具神機之用未始有一之不足者焉未始有一  
之不能者焉於此可以觀性命之理矣於此可以觀  
造化之妙矣雖然是其形也有大小也是其理有大  
小于世必有能辨之者

魚有骨在內者有骨在外者有多骨者有少骨者有無  
者萬不同也然其所同者蓋水也草木之葉有大者  
有小者有長者有短者有厚者有薄者有圓者有扁  
者有尖者有慧者有花鏤者亦萬不同也然其所同  
者均含生意也茲可以求萬物之一原者乎

鷹鷂能搏駕鷹而反受逐於鵲鳩非其力不及也智不



及也崖鷗能搏鷓鴣而不能得飛鵠非其飛不能及也  
也不能頡頏也由此觀之物皆以智相制不獨以力也

物有相資以生者瑣瑁腹蟹也物有相待以動者水母  
目蝦也

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  
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  
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以臍故香可通關鹿之  
異以角又獨皮羆而可補食獺之異以肝故月生葉

而可祛瘵猩猩之異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  
性也玳瑁之異以甲故可器鱘魚胎生也其異以皮  
故可鞞麟角鳳嘴也其異以膠可以續斷絃以至象  
以牙翠以羽魚以鮑是皆有異於物而得氣之盛者  
也故聖人之生也得五行秀中之至秀者焉其必有  
異於人也歟

有物命一物一命也有國命萬民一命也一物一命物  
之自生自死是也萬民一命屠城坑卒是也此說聞  
之莆陽鄭先生厚云



或問之草木子曰物固有知乎曰有之知乎知不知乎  
不知曰物固有能乎曰有之能乎能不能乎不能曰  
物固有知而不能能而不知者乎曰有之瞽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固嘗知文章矣痿者無以與乎康莊  
之途固嘗知康莊矣曰固有知而不可得而知能而  
不可得而能者乎曰有之也且之知也之能也知者  
不自能知也有知知能者不自能能也有能能蓋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可以意授不可以言傳也

水魚不瞑土虫不息

鴈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螭燕地蛙順陰陽  
而出入

鱗浮水面鯢沉水底鯽游水中

有雌而無雄其名大腰龜鱉是也有雄而無雌其名細  
腰蜂蠆是也

物性可齊乎曰不可也曰何也子獨不見乎物有直行  
者狗馬是也有曲行者蛇蚓是也有橫行者郭索是  
也有却行者夔踵是也有兩頭行者率然是也有屈  
伸行者尺蠖是也有動其脅腹縮縮循行者喘蜺之



蟲是也是固然矣聞以有翼飛者矣得非鷹鷂乎聞以有翼而不飛者矣得非鴨鵝乎未聞以無翼飛者焉然亦有之龍與騰蛇是也是其形既異不能不與之變豈非形動而天隨者乎之諸蟲也又何知

天物之植者有然乎曰有之有有葉有枝者松栢是也有有葉無枝者荷芡是也有無葉有枝者木賊是也有無葉無枝者蕒苓扶苓馬勃是也不獨此也回亦有有花有實者有如桃李手亦有有花無實者有如菊萱乎亦有無花無實者有如蕨薇乎然則豈無有

實而無花者焉固有其物也且此物也可以衣被生靈有大功於天下獨與群物異也而人莫得而知之蚤虱至微也天地生之以食人人至靈也天地生之以食萬物雖然人能食物又能理物故可與天地參焉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是水之至精者也昆吾之刃可以切玉是金之至精者也沉香遇水卽沉是木之至精者也金剛鑽可以鑽石是石之至精者也故物之至精者必有異乎物以此推之物之精者水有金有水有石有物既皆有之人獨無乎哉人之精也者



聖人也

鶴糞可以化石成塵龜尿可以和墨寫字入石蟾酥可  
以潤玉可割是皆氣物之相感制

飛之至高者鶴也鵠也天鵝也鷹鷂也餘皆下風也  
萬物既生如是形矣其為枝也有不待教而后能且鳥  
也百舌合百舌而成一舌故善變聲啄木舌端有棘  
針故善取蠹鸚鵡舌似人故能言一受其成形故不  
待教而后能

妙矣哉造物之生群動也隨大隨小無不各自取足焉  
無所待於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兩足也馬四足也  
蜘蛛六足也螳螂八足也蜘蛛四足也蚊百足也  
帶無足也無者不資於多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  
反遲於行動其天機不言而喻多者不見其為有少  
者不見其為無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

輶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

牛觝角馬蹄齧天也絡馬首穿牛鼻人而天也莊子盡  
歸之人非也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此土者所以始萬物



而終萬物者也

觀物者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  
魚觀自得於雲觀閑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

草木子卷之二

草木子卷之二

原道篇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  
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  
以爲傳心之典也

易上經氣化之始也故首以  
咸恒  
凡坤下經形化之始也故首

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泯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  
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人叩也如響莫測其所以然之



妙也。

乾取象於龍以其具天之田口也坤取象於牝馬以其行地無疆也

中國得詩書之傳通之者必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國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如尚同洪荒之世也

春秋刑書也易筮卜書也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之道一也莊子曰易以道心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魯國之史也因一國以見天下綱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諸國

春秋書日有食之綱曰止書日食從省文也

禮有容樂有聲聲陽也容陰也聲容交而天地肅合矣大抵樂惟取其和後世樂多悲壯所以不善

古人云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天下之世安得知禮樂大意之人與之論禮樂情文之成此哉

古人定律呂以考中聲迨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遺器庶得其聲之治也若今道家金鍾玉磬及琴笙埙篪之屬皆古之遺器也以協其聲使與草木之類毋



相奪倫諒必得中和之調豈不勝於致詳致荒而甘用世俗之樂也

俗樂多胡樂也聲皆上宏大雄厲古樂聲皆平和

歌調且因今之曲調而諧之以雅辭庶乎音韻和而歌意善則得矣毋但泥古而廢之而長用胡樂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禮卽異數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用禮器祭今人自宜用今器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爲失

同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也妖聲艷詞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之確論也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救時之論也

綱目真經世之大典也

綱目有湯武之時者三秦新隋皆以太彘絕之夫人得而討之也故書兵起而不書叛

書莽大夫楊雄死所以病楊子也然爲莽大夫者不知其幾不書又所以因貶而見褒也

書大丞相帥師伐魏所以正統也書晉處士陶潛卒特書以褒之所以賢之也



書唐五王爲武三思所殺譏五王之失刑也書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任之重者責之深也

或問伊尹畊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答曰耕破一犁春兩孟言對時育物之心樂而得其所也

孔門問仁夫子答之各不同雖各因其材而篤焉正夫子之泛應曲當處用各不同所謂貴也然仁乃仁體之一歟

夫下歸仁朱子訓歸爲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克已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由此言之放之天而準放之地而準放之古而準放之今而準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繆不悖無疑不惑者也此則與字可通之理也若謂克已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已齋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闡讀之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據

浴沂氣象見聖賢超然於萬物之表逍遙脫洒處又曰



卽此便是堯舜氣象何也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  
爲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滯礙

說文以步成爲歲此附會秦以建亥爲水正之說也然  
實非也歲自當以夏時爲正

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憂白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  
之書朱子獨憂二氏之亂真深玩序文可見

大學六先字所以通推其工夫之端緒七后字所以順  
推其効驗之次序

格物是愛覺關誠意是人鬼關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惟一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存之於端  
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物理之本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  
以致盡心之功可謂知行兩進矣

孝弟慈二者大學之言達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達  
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也

恂慄威儀是明明德之正於至善親賢樂利是言新民  
之止於至善至善乃大學一書之標的曾子傳心之  
要也

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蓋意既誠自無私邪



之雜矣。惟恐人於忿懣好患等意思留滯在心而不  
能察及其應物遂至於欲動情勝用之所行每過於  
分數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覆以用人理財兩者爲說蓋用得其人則  
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  
其要在於繫矩則上一下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見性之書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  
庸是就人事上指示中庸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統性  
情事兼德行物通彼也。

心之虛靈知覺虛是能包萬事萬物之理靈是能通萬  
事萬物之理知是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  
所以然。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然之體也庸者亘古亘今  
不遷不變常然之道也。

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  
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實而品節之也。

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猶命令也此蓋本太極圖之說而約言之也。



道不可離由其自本自根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

戒懼是存養工夫是於至靜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其致中之功也謹獨乃省察工夫是於情動之時遏人欲於將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天下之天地萬物諸侯有一國之天地萬物大夫有一家之天地萬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由其分有崇卑故其功有大小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氣

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致和之功效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之實隱又以人物兼觀之此理之無乎不在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吁其妙矣乎

中對和則中爲靜而和爲動故止以不偏不倚釋之中對庸則庸爲常而中則該動靜二義故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立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實隱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體見此理之無物不在也鬼神就無形無影上看此理由微而驗顯



見此理之無物不體也

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說費而后說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后言顯

人之爲道而遠人子思言此之時佛氏之教未入中國已慮其絕人倫去人事始謂之辯道矣其慮可不謂遠已乎

喪服自期已下諸侯絕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貴貴之禮也蓋諸侯之貴大夫不得以屬籍通故大夫不得爲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職宗廟所以祭祖先是子孫之職祭必受福職之所當也淫祀無福職之所不當也

至誠是由此道之極其實至聖是造此理之極其至故曰至誠之道非至聖莫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莫能爲

盡性致中也盡人物之性致和也經綸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贊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參贊之是聖人猶與天爲二知天地之化育是於天道有



默契焉是聖人與天爲一  
私意自蔽則局乎其小矣故不廣大私欲日累則卑乎其污矣故不高明

相迷意章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是道該乎穹壤  
如天淵尚有彼此之別則聖人尚與天爲二其天淵更無彼此之別則聖人乃與天爲一

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減却春蓋言浩然是無虧欠時也

慈是不能集義剛是浩然之氣

孟子言勿正勿亡心此養氣之節制也正是用心太過忘是不用心

孟子夜氣之說是水靜而清時浩然之氣是水盛而大時

高不可貶卑不可抗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道無定形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有方體就萬物體統言之太極是會其要領就一物根柢言之無無極則太極無所本無太極則無極無所寓



太極圖。性命書也。西銘理一分殊之義也。四勿箴由中  
應外制外養中之訓也。

無思也無爲也寂而不動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後天也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  
後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後天始入  
用爾易是已入用之書故多說剛柔少說陰陽

無思虛之極無爲靜之篤虛則理明靜則性定陰陽綱  
緼吾以觀其始正其命

天有風雨雲霧雷人有吹噴噓呵呼天也是大萬物萬  
物是小天地

地冲氣所以能生萬物也冲氣所以爲和也

陰陽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聖內外合一存乎誠  
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應萬事不昧所以爲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動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溥  
萬物而無容心焉可也故盡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感以神憚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  
以非類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誠天道性天德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爲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爲之存亡也治亂世運爲之變更也

古今分於一息人物同於一原

因粗而精因畧而詳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正也因精而拙因詳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或者指游魂之變爲輪迴未之思也

張子曰風雷有象不疾於心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心見聞不弘於性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橫浦之學以覺爲性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是止認智爲性金谿之學曰收斂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至



於私欲未為病。總涉於思卽是害事。全似告子  
臨川之學。分心跡為內外。內面是精。外面是粗。故托佛  
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  
凍水之學。可謂博極。群言絕乎實踐。

金華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金石相宣已。

宋康之學。以漢唐皆王道。純以事功言也。

南齊之學。其視紫陽猶孟子之於孔子也。

永嘉之學。之於正道也。可謂步則步者矣。

許魯齊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之劉靜脩次之。

用之則行。於留侯武侯一見之。會之則藏。於靖節康節。見

之。古惟有此四人才。德及之。可以當此言也。

相近之性。兼乎氣性。善一之性。純乎理。

荀子曰。性者惡也。為善者。偽也。杞柳桮棬之喻也。揚子

曰。人之性。善惡渾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

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於性。而非性之

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

哉。善哉。蓋贊歎之辭。卽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



說性有三品。卽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從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辯。可見儒書之不可無。

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楊。今之釋教近乎墨。

丹經言昇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火候

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

節也。

佛言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

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

也。

離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淪於空寂。捨器而言道。此若

氏所以溺於虛無。故大學之始教所以不出於民生

日用彝倫之外也。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

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歐陽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心寂滅無生爲說。老氏貪生

故每以返老還童爲說。惟女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



惟至爾。

草木子卷之二

草木子卷之二

鈎玄也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動物之象乎動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者也

歐陽子曰易六爻之六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陳希夷玉鑰匙白法卽周易圓圍之象也以二至而爲之主冬至順而夏至逆始復之道也逆順之道依乎



日

司馬溫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象以一爲原二爲變三爲本四爲鏡四爲基五生數也以一爲委二爲成三爲末四爲雙而爲家具五成數也以吉凶感否平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推其理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况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動

風雲雷雨天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陽天地之大經也

霖雨旣霽閑雲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陽道日變而日生陰道日變而日消陽之變也有形陰之化也無跡一切生聚者陽之長也一切散敗者陰之消也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散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猶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



此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

造化無全功巧。其音者。杜其羽。豐其實者。齋其花。

方言各不相通也。所以傳其意。通其義。則一也。

善平賈生之言曰。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或化為人。兮又何足患。或化為物。兮又何足搏。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可得而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為蛤。是羽虫化為甲虫也。田鼠化為鴽。是毛虫化為羽虫也。松樹化為老人。無情化為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為石。有情化為無

情也。牛哀化為豕。凡江夏王氏之母浴於川。化為龜。沒於深淵。漢末馬士人名馬異。亡入于胡。後漢劉聰后。劉氏生一蛇。一紅血獸。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化為男。宋徽宗時有婦人。生鬚度為女。道士有男子。生子。葶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逸。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化紛擾。不可得一而測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山則本同而支異。水則原異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說於運祚脩短本無所損益或謂水德王則刻深其刑以應之則害於道矣

知人帝王之盛節三代而下漢高爲最昭烈次之光武

唐太宗伯仲間爾

正韻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可謂得先難後獲之旨矣語充明快

胡氏曰會人物以公一身萬物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也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家國皆然也

成立之難如升天從善如登也覆墜之易如燎毛從惡如崩也

詳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姦秦皇是也坑儒生而得劉項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魏武是也殺揚脩而得司馬懿

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閑



覺日偏長是也或者謂有道之國日行上道而長遂  
加賦於民欺矣哉

仁人之誑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  
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  
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  
也

玩是視之精索是求之至

詩者不發其胸中湮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喜樂之情故  
以出於自然者爲工不以流於巧麗者爲富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諺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卽浩  
然之氣配義與道也又曰偷人膽失卽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矣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  
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粱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

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目所不見無想也



諺云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六籍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為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類而感也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應聞不聞耳應遂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日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主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

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為三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藤則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是也有聲無形者雷霆是也有形無聲者木石是也無形無聲者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鉏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處。手曰：尸居餘氣，兩頭俱脫。曰：打地斷尾時如何？曰：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矣。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則機息矣。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爲蚌生也。儒謂珠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由諸已此學者當辯其理也。

生順死安而無吝心焉。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告子義外之論是於事上分內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內

外分也。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盜賊至爲不道矣。人苟面稱之爲盜，則敦然而怒可見。其羞惡之心未嘗忘也。

夷狄華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風氣異也。狀貌不同者，由土氣異也。土美則人美，土惡則人惡，是之謂風土。冬至用陽道，順行九宮；夏至用陰道，逆行九宮，從天道也。天道日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  
二刻而交節此天道常行之數也日與天會法也

曆家分一百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  
術家欲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干四維配  
之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比和兄弟之  
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  
流行所以定時下

星術以七曜四緯定所遇得失以太陽定立命以太陰  
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克制化定人吉凶壽夭  
多有驗者此亦可以見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  
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  
羊無神猴無腎鷄無腎犬無腸豬無筋人則無不足  
也

又以十二肖同類之屬分陰陽配爲二十八星會如虎  
則豹配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干支以生克配六親以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予以推人吉凶休咎成一家之言然與古易絕不相通矣亦以見易道無所不通矣

差穀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畧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及唐百忌曆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也或世誣民於斯惟甚識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

不必盡法也

乘數陽息也歸數陰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此陰陽之理見乎數也

兵家遁法卽白法也開休生三吉門開卽六白休卽一白生卽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克制化論五星郭去非以戰鬪伏降刑衝破合論三命皆臻其理也

爲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稔便有爲我意思其高處是清虛



莊子曰鷄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億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云上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屎溺每况愈下蓋以道無乎不在也

關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太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養氣此語最

精

鶻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由流矢船一壺千金賤亦有時而貴不見當亂之世余章紫綬照耀奴臺之軀手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一此即教外別傳更無別旨自此禪宗皆祖此

釋氏掃去財色直截無為其行超絕至高易以動人故以寂滅為樂也徇生執去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為樂也張子曰二者雖有間以言乎失性則均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為自底不涉於天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河大地為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以四大為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空句得也

禪宗一達此旨便為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我理所以疏通者流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禪宗止一悟為一切如曰隨緣放蕩任性逍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律師有依據禪師以無撓摸

達磨曰作用是性以變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佛氏於性宗工夫深老氏於命宗工夫深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  
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  
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大藏經云四句乃實句義句法句渴句也

大般若經云四教乃教分筭分計分喻分也

學水子卷之二



